

后殖民生态批评视域下的《蝇王》

段绍俊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空间”,强调“他者”。在威廉·戈尔丁有名的寓言小说《蝇王》中,以拉尔夫为首的一派和以杰克为首的另一派之间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实物”(眼镜和海螺)和“空间”(划地为界)的争夺上,真实再现了成人世界;而小说中猪崽子遭受到的来自众人的歧视,以及小伙伴们被大孩子欺凌的事例,则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了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的边缘化和“他者”化。

关键词:蝇王;后殖民生态批评;他者化;边缘化;权力争斗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103-05

Interpretation of *Lord of the F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Duan Shao-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focuses on “space” and emphasizes “other”. In *Lord of the Flies*, William Golding's well-known allegoric novel, the battle revolving around power between the group led by Ralph and the group led by Jack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obtaining the “material objects” (glasses and conch) and occupying the “space” (marking the boundary), which truly reproduces the adult world. Whereas Piggy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other boys and the littlun being bullied by the big boys, to some extent, allude to the colonists' marginalization and otherization to the colonized in the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Key words: *Lord of the Flies*;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otherization; marginalization; power struggle

国外学者曾对后殖民生态批评(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做出过如下定义:后殖民生态批评是指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从后殖民视域出发,在后殖民文学文本中审视人类、动物以及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消解各种形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霸权行径,从而实现追求普世的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愿望。^[1]国外对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的萌芽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的发端阶段;第三阶段是介于2000年至2006年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则为介于2007年至2011年上半年的确立阶段。^{[2]167}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演变过程来看,可以看出此批评理论是在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两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是二者相互借鉴和融合的产物。^{[2]166}而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关注“空间”,两者都强调“他者”。^[3]

《蝇王》(*Lord of the Flies*)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于1954年发表的作品。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戈尔丁继《蝇王》之后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继

承者》(1955)、《品契·马丁》(1956)、《自由堕落》(1959)、《塔尖》(1964)、《金字塔》(1967)、《看得见的黑暗》(1979)、《航程祭典》(1980)、《纸人》(1984)、《近方位》(1987)、《巧语》(1995)。然而,这些后期作品无论是受欢迎的程度还是艺术成就都无法与《蝇王》相媲美。1983年,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这与其前期作品《蝇王》大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随着英国的参战,戈尔丁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蝇王》就是以作家在战争中所目睹的人类的残暴与野蛮为基础而创作出的一部寓言小说,其讲述了战争中一架飞机被击落,机上一群英国男孩被弃于一座热带荒岛上的故事。小说中拉尔夫(Ralph)派和杰克(Jack)派之间的领导权力之争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实物”(眼镜和海螺)和“空间”(划地为界)的争夺上,而男孩子们对猪崽子(Piggy)的歧视、大孩子对小孩子的欺凌则体现了对“他者”的边缘化。

一、领导权之争

故事伊始,12岁的拉尔夫被孩子们推选为首领,大家希望在他的带领下能在荒岛上重建文明并

收稿日期:2014-05-04

基金项目:2013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学科建设项目“英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殖民话语研究”(XKJS201318)。

作者简介:段绍俊(1978—),女,云南昭通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最终能获救重返人类社会。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内心一直都渴望获得统治权力的杰克不断给拉尔夫制造麻烦,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抢夺眼镜”事件、“砸死猪崽子和砸碎海螺”事件、“划地为界”事件以及“围剿拉尔夫事件”后,杰克终于完全夺取并稳固了领导大家的权力。《蝇王》作为一部虚构的寓言小说,故事中反英雄人物杰克的这种不顾一切后果对他人财物和生命的剥夺、对荒岛上空间的霸占,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人们的强取豪夺和对生态环境的施虐。

(一)对实物的争夺

小说中对实物的争夺主要集中在对眼镜和海螺的争夺上。

小说第二章“山上的火焰”中,我们看到孩子们想在山上弄个柴火堆作为向过往船只求救的信号。然而,杰克和拉尔夫二人在生火时都产生了惭愧之感,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在这个荒岛上怎么把火堆点燃。于是,拉尔夫让杰克来点火,而杰克又建议拉尔夫拿两根树枝相互摩擦来取火。在二人的相互谦让之下,拉尔夫转而责怪猪崽子忘了带火柴。最终,杰克可能是瞥见了猪崽子带着的眼镜,灵机一动,建议拿猪崽子的眼镜做聚光镜,火才得以点燃。以后每次只要要点火,眼镜就成了必不可少之物。火在小说中,除了具有信号的作用外,还可以帮助孩子们驱赶走黑夜带来的恐惧。由于火的这种重要性,小说中才出现了第十章的情节:眼镜和海螺中,杰克在与拉尔夫闹崩后独立为王的情形下,为了能拥有火,其谋划并成功实施了盗走猪崽子的眼镜的计划。杰克安排手下们说道:“太阳一落你们其余的人就可以去睡觉。但我们三个,莫里森、罗杰和我,还有事情等着我们去做。”^{[4]121} 杰克在这里提及的事情指的就是趁着黑夜盗走猪崽子的眼镜一事,由本章结束处话语——“悬挂在他左手摇晃着的,是猪崽子破碎了的眼镜”^{[4]127}可知,杰克成功地从拉尔夫一派手里夺到了能产生火,并能让孩子们跟随他的具有魔力的眼镜。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杰克一伙采取了强取豪夺的方法非法占有了猪崽子的眼镜,他的这种行事方式无异于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人们的做法——既残忍又野蛮,这与他们宣称他们是来自文明社会的人的做法背道而驰,从而揭示出了这些殖民者的虚伪和道貌岸然。

小说第一章“海螺的声音”中,当猪崽子和拉尔夫二人在环礁湖玩耍时发现了躺在海蕨草中闪闪发光、深米色,带有淡淡的粉色斑点的海螺后,猪崽子建议拉尔夫说:“咱们可以吹这个来集会。他们听见了会来的。”^{[4]12} 此后,海螺成了领导权和发言权的象征:拉尔夫通过吹响海螺召集所有人来开会;谁要是想发言,手里就必须拿着海螺。作为唱诗班

的小头目,杰克本来一开始就有意于扮演所有人的领导者的角色,无奈大多数孩子们都投了拉尔夫的票。这种一开始就有、的隐秘的不乐意拉尔夫当选的心理状态,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对拉尔夫的公开的敌意和反抗,例如开会时不拿海螺就插嘴并公然挑衅拉尔夫的领导权,不履行保护火堆的职责而去打猎,导致求救信号的火堆熄灭而错失了得救的良机。而二人分道扬镳各自为政后,杰克对拉尔夫的恨更是一步步加剧并在发出围剿消灭拉尔夫命令之时达到巅峰:首先,杰克通过施舍野猪肉收买、拉拢拉尔夫手下的人颠覆他的统治权;其次,杰克趁着夜深人静、对方酣睡之际,带人突袭拉尔夫营地抢走猪崽子的眼镜;再次,当拉尔夫带领猪崽子来讨要眼镜时,杰克的手下罗杰从城堡岩上方推下巨石企图砸死二人,拉尔夫幸免于难,猪崽子和他手中的海螺却并未逃过这一劫。小说中对当时的惨烈场景做了如下描绘:“那一伙人被一块红色的巨石直朝隘口蹦跳而吓得发出尖叫声,拉尔夫忙扑倒在地。在猪崽子的下巴到膝盖之间这一大片面积被巨石擦过;海螺已不复存在了,此时成了一堆无数白色的碎片。猪崽子一声不吭,连咕噜一声都来不及,就从岩石侧面翻落下去。巨石又弹跳了两次,最后消失在森林之中。猪崽子仰面摔倒在离岩石四十英尺海中的那块红色的方礁石上。脑壳迸裂,脑浆直流,头部变成了红色。猪崽子就像刚被宰杀的猪的腿一样手臂和腿部微微抽搐。”^{[4]137} 对此暴行,杰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发狂尖叫道:“看见没有?你们看见没有?那就是你们的结果!我说,再也没有我们这一群了!海螺完了……我是头颅!”^{[4]137} 至此,随着海螺的粉碎,杰克象征性地实现了对所有人的统治,并在之后发出了追捕、围剿和消灭拉尔夫的命令。在这里,杰克一伙因为无法争夺到象征领导权的海螺,干脆连人带物一起给毁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比起先前偷抢眼镜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眼镜只是文明和科学知识的象征,而海螺和猪崽子的生命合在一起的意义超越了单一的文明与科学知识的象征意义,进一步象征了对人性的追求和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回归。杰克一派砸死了猪崽子、砸碎了海螺,从而也泯灭了他们的人性,把他们自己贬低到了动物一族。而这种对他人生命的剥夺和对他者财产的毁坏也常常是殖民者惯用的伎俩,其血腥之程度让人不寒而栗。

(二)对空间的争夺

国外学者曾论述过殖民历史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整个殖民主义的暴力历史过程中,环境充当了“非人类”的证人角色,而环境本身也成为“后殖民性”的必要组成部分。^[5] 我们可以把以上话语理解为:殖民史其实就是关于空间的征服史。因此,对空间的关注和想象性再现就成了后殖民作品和生

态批评作品共同探讨的话题。这里的空间可以有两种指向:一指具体的风景、地理、疆域,二指大范围的环境、自然、土地和故乡。^{[2]113}《蝇王》中,拉尔夫派和杰克派在权力的争夺中所实施的“划地为界”的做法体现了后殖民生态批评中对空间的关注思想,而后期杰克带领手下实施对拉尔夫的围剿所放的大火却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创伤。

小说第八章“献给黑夜的祭品”中,杰克借怪兽之说公开挑衅拉尔夫,煽动众人企图夺取领导权,在企图落空后,他“踉踉跄跄地冲出了三角地,直奔通向白晃晃沙滩的低凹处”^{[4]95}。之后,杰克沿着另一块沙滩集结起了新部落,宣布自己是头领。再后来,杰克一派把他们的地盘移到了城堡岩——一个他与拉尔夫以及几个小伙伴之前为了弄清楚野兽的真相而进行的探险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地方,也是靠近发现野兽的地方(所谓的“野兽”,其实是在孩子们熟睡之际,海岛上空大战中坠落下来的一名伞兵的尸体)。城堡岩地势险峻,书中描述道:“城堡岩的这一面约有一百英尺高,从山顶远眺时他们像个粉红色的棱堡。峭壁的岩石已经断裂,峭壁顶上凌乱地散布着似乎摇摇欲坠的大石头。”^{[4]77}杰克一派因为占据了 this 个险象环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所以故事的后续中,他的手下罗杰才能一眼就看到了前来讨要眼镜的拉尔夫和猪崽子,并用杠杆推动巨石砸死猪崽子和砸碎海螺。拉尔夫一派的地盘则是在一开始所有人沿着海滩一角共同筑起的窝棚处,生火堆的地方本来是在山顶,后来因为害怕怪兽,再加上杰克一派搬到了那附近,于是转而“在平台旁他们毫无遮蔽的沙滩上筑起了个金字塔形的柴火堆”^{[4]97}。拉尔夫派和杰克派对营地的不同选择表明:拉尔夫派倾向于选择舒适安全的环境,而杰克派则倾向于刺激冒险的环境。这种对地势的不同选择,一方面彰显出了两位领导者的不同性格,或许也预示了二人后来不同的命运;另一方面也似乎述说了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的不同心声——殖民地人民渴望过上一种和平安定、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而殖民者则总是算计着怎样才能攫取更多的财富、权力和地位,这种奴役他人的思想注定了他们必然走向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而他们的生活中也必定充满了奴役和反奴役的斗争。

小说最后一章“猎手的尖叫”中,杰克为了找到和杀死躲藏起来的拉尔夫,采取了放火烧岛的计策。书中对当时大火燃烧的场景,通过远近两个不同的视角给予呈现:视角一从海军军官的角度来展开。当拉尔夫被杰克一伙追得精疲力竭,跌倒在沙滩上又摇摇晃晃站起来时,一个海军军官出现在了眼前。军官对拉尔夫说:“在闹着玩吧……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烟。你们一直在打仗还是在干什么?”^{[4]152-153}由此可见,军官是从远处看到了伴随岛上大火冒出的滚滚浓烟才赶过来一探究竟的。视角

二从当事人拉尔夫的角度来呈现。“烈火熊熊,他没有想到本以为甩在身后老远地方的擂鼓似的响声,此刻却更近了……他看到太阳被岛上升起的滚滚浓烟所遮住……眼下大火烧得更近了;是大树枝,甚至是大树干爆裂的声响象枪炮齐鸣似的响声……突然,在他面前一道道光线闪烁着混合成一片,森林的吼叫变成雷鸣般的响声,挡在他正前面路上的一簇高大的灌木,被熊熊的火焰烧得形状象一把巨大的扇子……在他左面,火焰象一股潮流滚滚向前,紧逼着他……他看到一座窝棚烧成一团,火焰在他的右肩方向噼啪作响,还看见闪闪发亮的海水。”^{[4]151-152}从拉尔夫的所见所感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杰克放的这把大火给这个荒岛带来了毁灭性的创伤,危及了岛上众多的动植物的生命和实物,其中包含拉尔夫逃亡之路上亲眼目睹的参天大树、高大灌木,以及他们栖息的窝棚,也包含拉尔夫无暇顾及的许许多多的其他动植物和实物。整个来看,这个岛已被烧焦得像枯树一样。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个岛上的生态被毁了。这里,杰克一伙为了达到杀死拉尔夫的目的,完全不顾惜岛上的生态,完全没有想到岛上的环境曾给他们提供了饱餐的实物——野猪肉和大量的野生果子,也曾为他们提供了遮风避雨的港湾——海滩边的窝棚。他们对大自然母亲的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美洲殖民者在感恩节后来的日子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的非人道做法。

二、被边缘化的“他者”

后殖民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都强调“他者”,前者的“他者”指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国家,后者的“他者”指的是大自然。布伊尔认为把自然环境纳入帝国事实来考量,那么通过自然所处的“他者”的弱者身份,人们就能够联想到除了自然之外的其他弱势群体,如非白人、女人和孩子。^{[3]115}在戈尔丁的《蝇王》中,如上所述,拉尔夫和杰克两派在对空间的争夺中,尤其是当杰克一伙为追杀拉尔夫放火烧岛时,大自然的这种“他者”身份显露无遗。此观点在此不再赘述。荒岛上的这群孩子中,猪崽子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的一些特点成了别的孩子歧视的对象,而小家伙们却因为年龄小和体力弱的缘故成了大孩子们欺凌的对象。结果,无论是猪崽子还是小家伙们,全都成为了被边缘化的“他者”。

(一)受歧视的猪崽子

猪崽子是拉尔夫的“副将”,是一个有着创造性思维的男孩子,曾提议大家做个日晷来计时,也是眼镜的拥有者。然而,因为他低微的出生、不幸的家庭背景,以及他爱唠叨的毛病,他成了所有孩子们的笑柄和歧视的对象。小说第一章“海螺的声音”中,猪崽子是拉尔夫在荒岛上认识的第一个人。通过两人

的外表描写和二人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或者体会到这两个孩子之间截然不同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描述:拉尔夫,十二岁多,长着一头金发,有着又宽又结实的肩膀,身穿灰色衬衫和校服,父亲是名海军军官,自打五岁以来就学会了游泳;猪崽子,年龄和拉尔夫相仿,身材矮胖,身披肮脏的防风外衣,父亲早已去世,和姨妈住在一起,自打三岁起就一直戴着眼镜,有气喘病。通过作者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孩子一个来自经济条件良好的上层阶级家庭,一个来自经济贫穷的下层劳动人民家庭。由于二者这种鲜明的阶级背景,再加上他们各自的不同个性,读者也就不难理解在故事的后续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拉尔夫成了众人的领导者,而猪崽子却成了众人歧视的对象,以及故事的结局为什么是拉尔夫最后得救了,而猪崽子却死了。在此,笔者认为在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戈尔丁没有跳出英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

小说中,猪崽子遭受到的歧视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来自杰克,二是来自拉尔夫,三是来自团体中除了拉尔夫和杰克外的所有人。小说中,杰克一开始就不喜欢猪崽子,第一章中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分别报出自己名字时,猪崽子也忙着介绍他刚认识的其他几个孩子,这时不耐烦的杰克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说得够多的了。闭嘴,胖子。”^{[4]15}第四章中,当猪崽子因为火堆熄灭一事大声埋怨杰克带领的猎手们的幼稚时,杰克不但对准猪崽子的肚子就是一拳,而且还狠狠地打了猪崽子一巴掌,打碎了猪崽子的镜片。这还不算完,杰克紧接着就模仿猪崽子的哭诉声奚落他。后来的第九章,当杰克公开讨伐拉尔夫时,他说道:“拉尔夫就像猪崽子,就连他说话都像猪崽子,他不配做头头。”^{[4]94}团体中除了拉尔夫和杰克以外的所有人也把猪崽子当作笑柄,这主要体现在每次开会时孩子们都要对他进行一番嘲笑。对于来自杰克和别的孩子对猪崽子的歧视或许我们可以接受,然而拉尔夫竟然也不例外,也成了歧视猪崽子的一员,对此我们真为猪崽子鸣不平 and 感到悲哀。拉尔夫对猪崽子的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把猪崽子这个绰号宣扬开来。故事一开始,当拉尔夫和猪崽子相识后,猪崽子建议造一份名单并悄悄告诉拉尔夫说:“我不在乎他们叫我啥名字,只要不是他们在学校时常叫我的那个绰号。”^{[4]8}感兴趣的拉尔夫在得知那个绰号是“猪崽子”时,边跳边尖声大笑连叫:“猪崽子!猪崽子哟!”^{[4]8}难过的猪崽子请求拉尔夫别叫了,并声称他不喜欢那样的名字,同时请拉尔夫保密,不要把这个绰号告诉别人。然而,拉尔夫当时并未在意猪崽子痛苦的表情,只是咯咯地笑个不停;后来又在大会上当众告诉大家:“胖子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猪崽子!”^{[4]15}第二,责怪猪崽子。如前所述,当孩子们在沙滩上想着要升起一堆求救的柴火堆时,拉尔夫和

杰克都不知道怎么办。在二人相互推脱的过程中,拉尔夫转而把尴尬和不悦发泄到了猪崽子的身上,对着猪崽子大喊:“猪崽子!你忘了带火柴?”^{[4]30}第三,对于他人对猪崽子的嘲笑置若罔闻。小说中,孩子们经常在开会时取笑猪崽子,杰克则经常训斥猪崽子,嫌他话太多。对此情况,如果是好朋友就一定会出来替猪崽子说句好话或者维护他,然而拉尔夫的反应却是置若罔闻,更令人心寒的是他有时还加入他们一起嘲笑猪崽子。

由以上论述的三个方面可见,在杰克的心目中,在拉尔夫的心目中,在所有孩子的心目中,猪崽子就是一个“他者”,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物,一个供大家取乐和可以歧视的对象,正如书中所述:“猪崽子令人讨厌;胖身体、气喘病,再加上他干巴巴的务实想法,使人觉得他很乏味;可是唯独一件事能产生点乐趣,那就是取笑他,即便是在无意之中取笑了他。……在大家伙们当中,隐约形成了一种看法,都把猪崽子看成是局外人,不只是因为他说话的口音,那倒无关紧要,而是因为他的胖身体、气喘病、眼镜,还有他对体力活的某种厌恶态度。”^{[4]47}

(二)受欺凌的小家伙

《蝇王》中,故事中的人物按年龄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拉尔夫、杰克、罗杰、莫里斯、猪崽子、西蒙、双胞胎等年龄大一点的大孩子们,另一类就是亨利、珀西佛尔、约翰尼等年龄较小的小家伙们。故事中,一些年龄大的大孩子喜欢凭借自己体力的强壮与暴力欺凌年龄小的孩子,以此彰显他们的优越感。在此情况下,这些遭受欺凌的小家伙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成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边缘化了的“他者”。

小说第四章“长发和花脸”中,我们看到三个在海滩边玩耍的小家伙——亨利、珀西佛尔和约翰尼,他们正在小河的沙洲上用沙子堆各式各样的城堡。这些城堡高约一英尺,并以各种贝壳、凋谢的花朵和好玩的石子作为装饰。正在三人玩得高兴之时,罗杰和莫里斯两人从森林走了出来,准备来海边游泳。突然,“罗杰带路直闯,他一脚将城堡踢到,把花朵埋入了沙子里,并打散了三个小家伙收集来的石子。莫里斯跟着,一边笑,一边把城堡破坏得更厉害”^{[4]43}。

三个小家伙面对突然而至的入侵者,吓呆了,停止了游戏,而珀西佛尔却因为沙子弄进一只眼睛里呜呜哭了起来。罗杰对小家伙的欺凌不止这次。稍后,我们看到当亨利独自一人用木棒拨弄水中生物玩耍时,“罗杰弯腰捡起了一块石子,瞄了瞄,朝亨利扔去”^{[4]44}。在一击不中的情况下,罗杰又收集了一把石子朝亨利扔过去。或许因为潜意识里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诸如父母、学校、警察、法律的约束力,罗杰不敢把石子直接扔到亨利身上,而只是扔进了他身边的水中。

以上不管是罗杰还是莫里斯,他们对小家伙们的欺凌仅限于破坏小家伙们玩耍的兴致,还并未对小家伙们的生命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第七章“大树和黄昏”中,我们却产生了不寒而栗之感。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从未打过猎的拉尔夫也加入了杰克的捕猎队伍,和大家共同追捕一头野公猪。在野公猪带伤逃离后,孩子们上演了一番追逐野猪的场景:罗伯特装扮成野公猪,其余的孩子们跳着唱着,把手中的长矛刺向罗伯特。由于兴奋所致,孩子们忘了这只是一场游戏,差点把罗伯特刺死。挨了棒打的罗伯特设法脱离危险后,建议大家下次用一头真猪来玩时,杰克笑着应答:“让小家伙试试。”^[4]⁸⁶杰克的这种大胆提法不仅没有遭到在场者的反对,他们反而为此想法而欢欣、激动。通过这件模拟追逐公猪事件和杰克的残忍想法,我们看清楚了大孩子对小家伙的欺凌已达到了极致,完全不顾小家伙们的死活。

三、结 语

小说的结局是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在拉尔夫生死关头出现在了海滩上,结束了孩子们的这场闹剧。这种结局平息了孩子们之间的派别战争,把孩子们重新送回了人类文明社会。这种结局是作家戈尔丁的良好愿望,也是《蝇王》这部寓言小说希冀出现的结局。

作为对《珊瑚岛》的戏仿,《蝇王》成功突破了传统荒岛小说的既定思维模式,彻底摧毁了维持已久的西方文明的虚构神话,引发了世人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质疑和理性反思,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沉痛思考。就其思想意义而言,该小说不啻一部发人深省的现代预言小说,其极具颠覆性的人性恶主题使得荒岛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影响力:不仅拓宽了传统荒岛文学的思想内涵,而且延伸出了无限的艺术张力。^[6]透过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我们可以

看到孩子间这种权力的斗争与血腥争夺完全是成人世界的再现。而小说中杰克一派不考虑任何后果的行为,例如对猪崽子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和身体上的打击并抢夺其眼镜,故意破坏小家伙们的游戏,推下巨石砸死猪崽子和砸碎海螺,以及放火烧毁整个岛屿企图剿杀拉尔夫等,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了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的边缘化和他者化,并对其实施的压迫、欺凌和强取豪夺,以及殖民者对被殖民地“空间”的霸占和对生态环境的施虐。通过以上的分析解读,我们明白了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他者化和被他者化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动态发展的趋势:前者可从拉尔夫和杰克的权力翻转,大家伙欺凌小家伙而后又被杰克欺凌的事件中看出;后者可以从拉尔夫和团体中的其他孩子们先是把猪崽子他者化,而后拉尔夫被杰克一伙他者化,而团体中的小家伙们则被大孩子们他者化的角色置换中看出。

[参考文献]

- [1] TIFFIN H, GRAHAM H.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9.
- [2] 钟再强. 后殖民生态批评: 回顾与反思[J]. 苏州大学学报, 2013(5): 166 - 172.
- [3] 何畅. 西方文论关键词: 后殖民生态批评[J]. 外国文学, 2013(4): 112 - 118.
- [4] GOLDING W. Lord of the flies[EB/OL][2014 - 03 - 10]. <ht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18564840>.
- [5] DELOUGHREY E, HANDLEY G B. Postcolonial ecologies: liter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 罗选明. 英美文学赏析教程: 小说与戏剧[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 [5] BAUER C. Language and ethnicity: the Mon in Burma and Thailand[M]// WAJEYEWARDENE G.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0.
- [6] Pon Nya Mon. Ethnic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utonomy of the Mon[M]// The Mon over two millennia: Monument, manuscript and movement. Bangkok: Institute of Asia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11.
- [7] 李孝骥. 孟族[M]//秦钦峙, 赵维扬. 中南半岛民族.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8] GUILLON E. The Mons: A civil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M]. Bangkok: Amarin, 1999.
- [9] 李谋. 略论孟族文化[J]. 东南亚研究, 2002(4): 76 - 80.
- [10] 何平. 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11] SCHLIESINGER J. Ethnic groups of Thailand[M]. Bangkok: White Lotus, 2000.
- [12] 吴巴辛. 缅甸的克伦族[J]. 赵维扬, 摘译. 世界民族, 1984(5): 58 - 61.
- [13] 赵维扬. 克伦族[M]//秦钦峙, 赵维扬. 中南半岛民族.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14] 戴庆厦. 克伦语初探[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7(6): 50 - 56.
- [15] MARSHALL H I. The Karen people of Burma: A study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M].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1997.
- [16] Uraivan Tan Jim - yong. The Karen culture: A Co - existence in two forest[M]//WILSON D M. Development or domestic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1997.

(上接第 117 页)